



□ 12
3131
2



孟子集註

三

3131
2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
子之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

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勃 音拂又音 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蹙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洗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之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

顯顯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

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
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
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
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
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方之猶與由通

相之相去聲猶
方之猶與由通

起是以難也
謂又音歷輔

謂又音歷輔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
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
紂，凡九世，故家
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
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嘗過千里者也。
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

去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地未嘗過千里者也

夏

夏后殷周之盛

難變也

難變也

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
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手箴不過千里
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
相聞自國都以至乎
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
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尤郵音

置郵也郵驛也所以傳命也
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
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
倍之惟此時為然

作起

世大任=管リテ

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直半於古人而
功倍於古人。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

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

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動心之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任而行道則雖
此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
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疆仕
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
動心之謂

知色を知らずなりしガ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

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善。孟賁血氣之勇。且蓋
借之。以替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

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
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至
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屑撓不目逃思

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孟子卷之三

於禍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
至必反之黜伊糾反撓奴效

北宮姓黜名唐撓則唐被刺而撓屈也目逃
目被刺而轉睛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
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
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
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
為主而不動心者為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
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

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舍去聲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舍自言其
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
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
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
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

約也夫音

黜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
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

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者勝也約要也言
論其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此
於黜為得
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
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禍
寬博吾不揣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好去聲揣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
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
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揣恐子
懼之也往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
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
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
孟子之不動心其解
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
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不可得於言勿求於心

心
神
心
心
心

心
心
心

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
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聞與之與平聲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之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

葉木

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宰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其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
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
反動其心夫音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

天四氣之卷一の北の107

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居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大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一。九氣動志者什九。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聲惡平。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意者。本自浩然。失養故。故。惟孟子為善養之。

元氣

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惛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本上文方論志氣。而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五之集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一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於心。得配者。合而有動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慊。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

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
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
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
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

芒芒然歸

北風吹之

之。長上聲。揠烏
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
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
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有正。預期也。春
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
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
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
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
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
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也。病，疲倦也。舍
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
已，不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
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疆制其心，
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

天地之氣，其於心也，如日月之於天下也。

人ノ言
二我
三病
四者
五復
六反

蓋不惟不善養而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復扶
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病也淫也
故蕩也邪僻也道也
病也蔽也
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

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
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
矣即其言之病而不知其心之失也
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
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
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
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
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
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
曰孟子知言正如下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
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
衆人之中則不能辨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
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

五十一集主卷之三

三

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音聖之夫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推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太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班乎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

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

則同。朝音朝。與平聲。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率我子。責有若

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

蛙好去聲。

率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
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適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
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
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
國。以德行為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

ハシカ
王送
笑ク

悦 ○

カ。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
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
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行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

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鄭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
偽不同。故人所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
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
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

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
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
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同
聲去
下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
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
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閑音
持

明
服
王送
笑ク

分漢定自の二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疆在之事也。貴
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
使在職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
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間暇可
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
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繆。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爾風。鳩鴉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綿補葺也。繆

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子。鳥自謂也。言我之
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
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
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
也。

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

求禍也。般音盤。樂音傲。洛音教。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

也孽魚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不命也此言福之自巳求者天申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逋逋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巳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

解見前篇

井田附錄

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不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廬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

願為之氓矣

氓音 夫里布十匹為一里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出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廬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

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所命不取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冠戎為父子不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平聲。惡去聲。下同。

怵音黜。內讀爲納。要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孟子卷之三

三

此語亦在
與三子
惟之
心也
也

目之
自心
人
物
之
心

此語亦在
與三子
惟之
心也
也

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恥也。己力之不_レ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辭使_レ去聲。下同。善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必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二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四端四肢。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

四也 諸君 禮智 性也 心也

廓擴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如性情之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士無定位無成名無

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一行是必生者故士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孟子集注卷三

二五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
禦而不仁是不智也馬於虔反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入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也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仁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

取為役由弓人而取為弓矢人而取

為矢也猶與

如取之莫如為仁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
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此亦因取愧取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取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也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之如諱疾而已醫藥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

取於人以為善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記未善則無所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擊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疆而取之於此善與人同之具也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

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

人者有以裕於己在
已者有以裕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
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
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也

朝
三音

潮惡惡上去聲下
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
之貌浼汚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
切也屑就言不似就之為
潔而切切於是也語助辭

柳下惠不事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窮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
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

孟子集注卷三

三三

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 逆祖

音但。音錫。裸魯果反。程。焉能之焉。於度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

恭。君子不由也。

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

孟子卷之三



